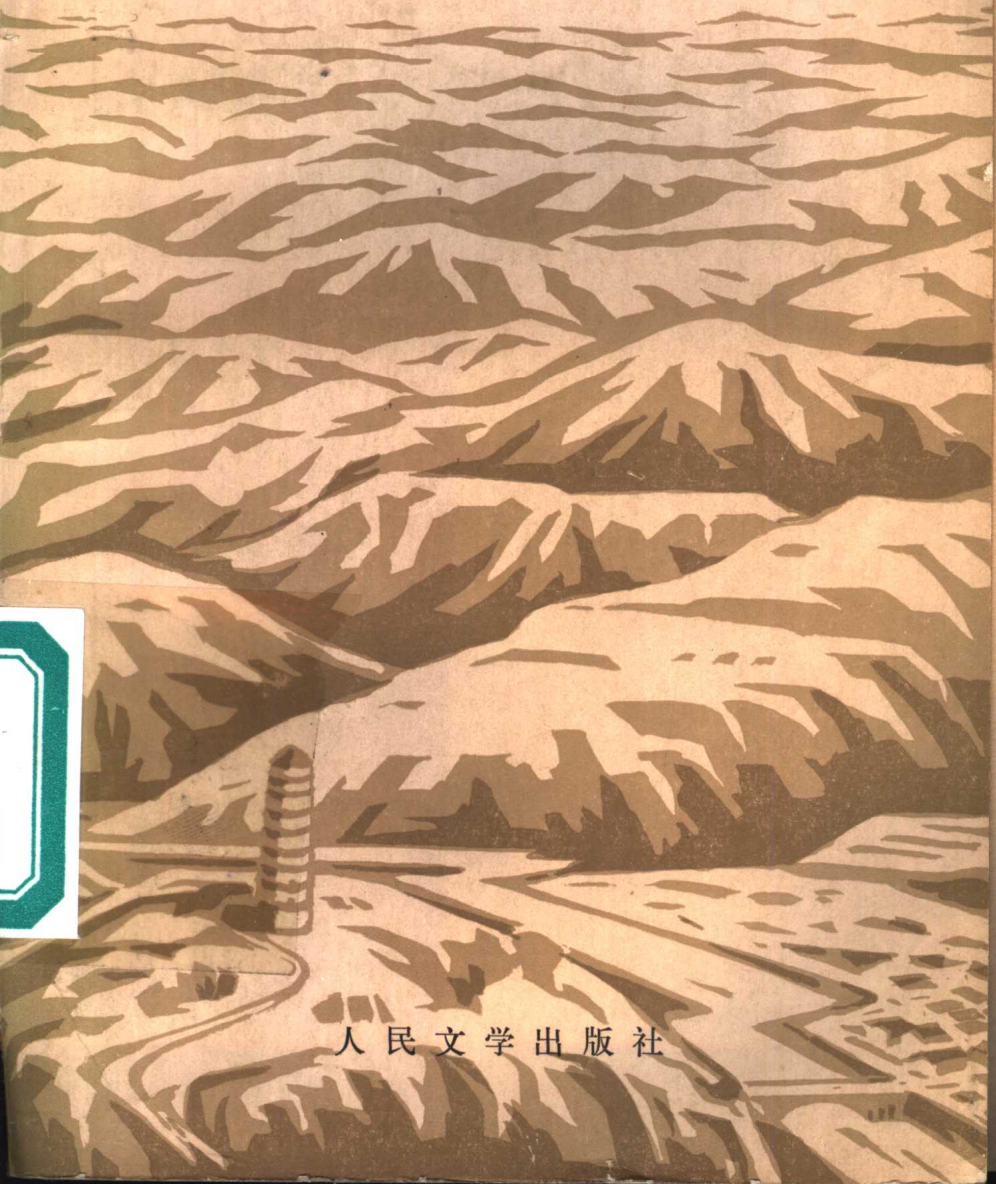


石头赶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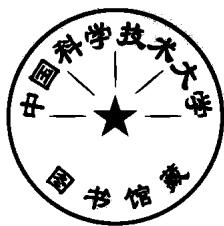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石头赶车

(陕西故事集)

陕西省工农兵艺术馆编选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一九七九年·北京

内 容 说 明

这本书里的二十多篇故事，是从陕西省群众性的故事创作中选编的，作者多数为人民公社社员、农村基层干部和中、小学教师。这些故事作品中，有许多篇从不同的角度，再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火热斗争生活，有声有色地刻划了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的广大群众、干部的崭新精神面貌；有的歌颂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业绩和崇高品质；还有揭批“四人帮”的讽刺故事，以及科学幻想故事和历史故事。这些作品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，语言通俗流畅。

封面设计：赵 文 涛

石 头 赶 车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

北 京 印 刷 二 厂 印 刷

字数 123,000 开本 787×1092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$6\frac{1}{3}$ 插页 2

1979年4月北京第1版

1979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0,001—20,000

书号 10019·2778

定价 0.40 元

目 录

一条毛毯.....	邓东兴 郭春昭 (1)
巧取李家寨	任柏林 董步云 (8)
大路歌	席迎祖 (15)
“飞鸽”和“永久”	章 签 (22)
起根发苗.....	力 夫 (32)
江大姐	郝昭庆 (38)
两个队长.....	张 斌 丁永奎 (45)
娃他妈	赵志迅 (54)
一朵新花.....	姚书铭 (64)
故事迷	王存都 (73)
红辣椒	孟祥麟 (81)
石头赶车.....	力 夫 (92)
“七、八、九”	赵 亮 (106)
大嫂子队长	焦志德 (116)
老将新兵.....	胡忍安 (126)
石岗骑虎.....	陈希元 (134)
浮桥飞架.....	石 磊 赵 亮 (142)

人造太阳.....	秦凤岗 (150)
田军的心事	谢二宁 (156)
开飞机的雷锋	李万新 芦 恺 (163)
康玄抓点.....	陈 爽 子 仲 (171)
闯王平叛.....	石培贤 (178)

附 录: 山花怒放 绚丽夺目.....	祁连休 (192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

一条毛毯

邓东兴 郭春昭

一九三六年冬天，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，爆发了震惊中外的“西安事变”。伟大领袖毛主席高瞻远瞩，决定周恩来同志作为我党全权代表，前往西安谈判。

这天——十二月十四日，一大清早，带哨的西北风掠过山头，纷纷扬扬的大雪下个不停。早饭过后，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为周副主席送行。他们缓步走出村口，来到路边，毛主席紧紧握住周副主席的双手说：“雪大风猛，多加注意。”朱总司令从警卫员手里接过一条红色毛毯，捧在胸前，亲切地说：“恩来同志，此次去西安斗争相当复杂，你要特别注意安全。这条毛毯，你带上挡挡风寒吧！”

“朱总，不用，你这儿也很需要。”

“不，路上冷，还是你带着。”

周副主席两只炯炯发亮的眼睛，深情地望着毛主席，望着朱总司令。他双手接过毛毯，说了声：“放心吧！”转身跨上枣红大马，抖动缰绳，“嗒嗒嗒嗒嗒嗒……”，那枣红马就象一团火球，越滚越远，越滚越小，一霎时，消失在白茫茫的

风雪中了。

雪，一阵比一阵大，覆盖着陕北高原；风，一阵比一阵猛，摇撼着崖畔大树。在从保安到延安的崎岖山路上，我们敬爱的周副主席扬鞭策马，又长又黑的大胡子挂满了雪花。一路上，他不时地侧转身子，关照跟随的同志，几句幽默的言语引逗得大家开怀大笑。当他们赶到延安城下的时候，当时驻守城里的国民党伪县长，吓得惊惶失措，下令戒严，不准共产党进城。周副主席一行只得绕到城外的兰家坪，夜宿在两孔破窑洞里。夜深了，周副主席坐在摇晃不定的烛光下，借着昏暗的光线翻看材料，天气异常寒冷，窑洞又没门窗，冷得他不断地搓搓双手。猛一回头，看见身旁蜷缩的同志们，沉思片刻，急忙拉起盖在自己腿上的那条毛毯，慢慢地展开，轻轻地盖在同志们的身上。

“呼——呼——呼”，象刀子般的西北风刮进窑洞，同志们都被冻醒了，大家发现身上盖的毛毯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情不自禁地喊了起来：“周副主席，您……”这时候，周副主席身穿灰布棉军装，靠着墙壁休息，听见喊声，睁开眼睛忙问：“冷吗？”陈参谋揭起毛毯，盖在周副主席身上，激动地说：“我们年轻，不怕冷。这毛毯，还是你盖着。”周副主席爽朗地笑了笑说：“嗬，你们把我看成老人了，啊？”他一边爱抚地摸着毛毯，一边沉思地说：“提起这条毛毯，话就长啦。那是一九三一年……”就在这风雪夜里，就在这破窑洞内，我们敬爱的周副主席坐在同志们中间，讲起了这条毛毯的来历。

原来，这条毛毯是董振堂烈士送给朱总司令的。那是一九三一年的时候，董振堂率领国民党二十六路军一万多人，在江西省宁都地区举行起义。在庆祝这次起义成功的大会上，董振堂捧着一条红色毛毯，走到朱总司令面前，尊敬地说：“总司令，您为了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，披肝沥胆，我早已钦佩至极。如今我走上革命道路，愿在共产党领导下革命到底。您戎马铁甲，转战千里，栉风沐雨，倍尝艰辛，这条毛毯赠给您御挡风寒。”我们的总司令一向是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为重，再三婉言谢绝。董振堂走前一步说：“这是我的一片心意，总司令，请收下吧。”后来，董振堂同志在一次战斗中不幸壮烈牺牲，朱总司令对这条毛毯更加珍惜，带着它爬雪山，过草地，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，来到了陕北……。

尽管周副主席声音很低，可他的讲述就象点燃起篝火，烘暖大家的心窝，照亮众人的双眼。同志们静静地听着，想着，一句话也说不出，只是凝视着周副主席那副过度疲劳而消瘦的面孔，抚摸着那条红色的珍贵毛毯，沉浸在无比激动的漩涡里。

这时候，雪停了，东方发白了，周副主席望望门外，把手一挥说：“噢，天亮啦，咱们赶快上路吧。”大家走出破窑洞，离开兰家坪，沿着蜿蜒的延河奔向飞机场。这条毛毯，伴随着我们敬爱的周副主席穿云破雾，飞抵西安，在那座斗争极其复杂的古城里，度过了六十个不平凡的日日夜夜。

“西安事变”和平解决以后，一九三七年五月的一天，周

副主席带着毛主席、党中央的委托，又要前赴南京。他用那条毛毯打成一个轻便行装，精神抖擞地登上汽车，穿过柳林川，行驶在劳山的崎岖山路上。

劳山，同志们知道吗？它是横卧在延安南边六十多里的一个地方，山不很高，长满了荫荫郁郁的原始森林。汽车驶出森林，进入谷地，爬上山坡，刚刚到了两面坡之间的一段平路上，突然，“砰！”“砰！”“砰！”……密集的子弹疯狂地袭来。国民党政治土匪，阴谋杀害周副主席，凭借山头有利地形，交叉着火力向汽车射击。啊，不好！司机同志受伤了，“嘎”地一声，汽车急刹在路旁。气焰嚣张的敌人，狂叫着冲下山坡，一个秃头黑脸的匪徒向周副主席扑来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陈参谋一个箭步，扬起一枪，打倒了那个匪徒。就在这敌众我寡、千钧一发的时刻，毛主席派来的陕北骑兵团迅速赶到，枪声一响，匪徒们胆颤心惊，狼狈逃窜。一个家伙在逃跑时，狠狠举起马刀，发泄地朝地上行装砍去。陈参谋转眼一看：啊，这不是周副主席的行装吗？那毛毯……他奋不顾身地扑了过去，抱起毛毯。就在这时，一颗罪恶的子弹射进他的前胸，鲜血立刻喷涌出来，淌在他紧紧抱着的毛毯上，……陈参谋牺牲了。

周副主席赶了过来，面对陈参谋沉默了许久，他抬起头，用无比坚毅的目光扫了四周一眼，庄严地说：“敌人又欠下了一笔血债！烈士的鲜血是不会白流的。同志们，让我们永远记住这些光荣牺牲的战士！”

就这样，这条红色毛毯，跟随我们敬爱的周副主席经历

了一次战斗洗礼，到达南京。一天傍晚，晚霞染红了天边，周副主席向邓颖超同志谈起这次劳山事件的经过。邓大姐看着毛毯上被国民党匪徒砍下的刀口，看着那斑斑血迹，她思绪翻腾，感慨万千。是啊，这条普通的毛毯有着不平凡的经历，它记载着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，它记下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罪行，它浸透着战士的鲜血，它是用烈士的生命换来的啊！邓大姐久久地看着，看着，仿佛那红色毛毯渐渐地染红天边，和晚霞汇成了一片。邓大姐眼睛湿润了，她拉开抽屉，取出针线，一针针、一线线地缝补起来，她把无限的哀思缝在毛毯上，她把胜利的希望缝在毛毯上。

“七七”事变以后，抗日的烽火燃遍祖国大地，我们敬爱的朱总司令要奔赴抗日前线，宝塔山下，正举行着隆重的欢送大会。周副主席风尘仆仆赶来，双手郑重地捧着那条红色毛毯，走到朱总司令面前：“朱德同志，望您东渡黄河，驱除日寇，早日胜利归来。这条毛毯回赠于您，用它来挡太行山的风寒。”

朱总司令那副茶黑色的方脸，显得特别刚毅，他接过毛毯，紧紧握住周副主席的双手。这是多么深厚的感情！这是多么伟大的友谊！

从此，这条红色毛毯跟随我们敬爱的朱总司令深入敌后，转战千里，在巍然屹立的太行山麓，在波涛滚滚的黄河之滨，到处都留下朱总司令那坚实的身影，留下了红色毛毯的痕迹。

太行山区的人民非常热爱自己的子弟兵，更加热爱我

们的老英雄朱总司令。一天，部队宿营在一个叫下河村的庄子里，饱经风霜的郑大爷，听说朱总司令要住到他家，高兴得心里象开了花，他和郑大娘忙乎了半天，擦桌子，摆凳子，嗨，还端出一盘大红枣，端端正正地放在桌子上。

郑大爷烧起炕来，一边往炕洞里添着柴禾，一边暗暗琢磨：总司令为咱穷人打天下，连个安稳觉都没睡过，今天我要把这炕烧得热乎乎的，让咱总司令暖暖和和地睡上一觉……。他这么想着，手里的柴禾不停地添着，突然，一股焦糊味冲了出来，紧接着，郑大娘叫了一声：“哎哟，毛毯烧着了，老头子，快……”

郑大爷忙不迭地从炕洞里拉出柴禾，惊得傻了眼。郑大娘走出房门，埋怨说：“老头子，你是把心操到哪去啦，啊？毛毯上烧了个窟窿，看怎么办？”

郑大爷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我只想吧炕烧热，……没想到，哎，真没想到……”

正当大爷、大娘懊悔、着急的当儿，朱总司令满面笑容地进了房门。郑大爷张了张嘴：“总……”却说不出一句话。朱总司令看见他手中的毛毯，一下子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。走前两步，接过毛毯，轻轻地弹去那烧糊的灰烬，亲切地对老人说：“没什么。这也算太行山给我留下的一个极好的纪念嘛！”说完，爽朗地大笑起来。当天，夜已经很深了，在那条红色的毛毯上，坐着朱总司令和郑大爷，他们有说不完的知心话，诉不完的鱼水情啊！

以后，有的同志缝补好了这个烧破的洞口。这条毛毯

跟着朱总司令南征北战，驰骋疆场，出没在茫茫无垠的青纱帐里，铺展在烈焰腾腾的篝火旁边。直到全国解放，朱总司令才把它献给了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。

同志们，这条毛毯的万根红线，化为琴弦，也弹唱不尽我们内心的赞叹！敬爱的周总理、朱委员长，犹如巍然屹立的两座高山，崇高的友谊啊拔地参天，伟大的功绩啊浩瀚天边！我们颂扬这闪光的红色毛毯，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道路上奋勇向前！

巧取李家寨

任柏林 董步云

这个故事，发生在一九三一年陕北“闹红”的时候。

一天傍晚，寒风扫地，阴云盖天。在李家庄沟口，一阵风闪出两个人来。但见来人：一个高挑身材，眉清目秀；一个肩宽腰圆，四方脸盘。再看打扮：头扎羊肚手巾，身穿破羊皮袄，地道的庄稼汉。这二人脚踏石板路，迈开流星步，直朝庄上走去。

要问来人是谁？正是陕北人民英雄刘志丹和他的通讯员路四。要问他俩做啥事？还得交待几句。就在李家庄南边的高山岭上，有个地势险要的寨子。这寨子高耸入云，四周悬崖峭壁，真象是刀切斧剁的一般，连猴子都难爬上去。通往寨子的，只有一条三弯九弓的羊肠小路，再无他路可走。当地一些土豪恶霸、地主老财，妄想与赤卫军对抗，就在这李家寨子拉起民团，搜罗地痞流氓，购买枪支弹药，还在寨子四处修起明碉暗堡，又请来一连白匪军坐镇驻守。他们夸口：李家寨是铜帮铁底，共产党要想打下来，除非钻冰取火，压沙求油。听听，气焰多么嚣张！为了拔掉这个钉子，刘志丹带着路四，乔装打扮，一路风尘，亲自侦察情况来啦。

在庄北的一家门前，刘志丹停住脚步，机警地朝四周扫了一眼，轻轻地拍打门扇：“李大伯，开门来！”

“吱呀”一声，大门开了，一个面带愁容的老汉，慢腾腾地走了出来。当四只眼光朝他射来的时候，李老汉起先一愣，接着走前几步，双手抱住了刘志丹：“哎呀！是老刘哇。来的正是时候，快进来。”

刘志丹走进窑洞，只见满窑的婆姨女子、老汉小伙。众人见他进来，就象起了潮，一哇声地叫喊开了：“咱们的老刘来啦！”“啊！老刘来了，这下可有救了。”正在这时，从窑后头传来一阵哭声，刘志丹扭头一看，只见炕沿上趴着一个姑娘，头发蓬乱，哭得象个泪人。这不是李大伯的独生女儿秀英么？刘志丹不由得一惊，忙问：“大伯，出了啥事啦？”李老汉长叹了一声，连连跺脚说：“寨子里的白狗子，把人害苦了……”哽咽地说不下去。周围众人接着话茬说：“老刘，快想些办法，救救秀英吧！”

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原来，寨子里新驻守的白匪军连长，是个无恶不作的家伙。这小子三分象人七分象鬼，短胖短胖的身子，顶着一个西瓜大的脑袋，七棱八瓣，满脸横肉，老百姓不知他姓啥名谁，都叫他“猪”连长。前几天，“猪”连长带着一群白狗子，闯到李家庄，以搜捕刘志丹为名，挨家逐户地翻箱倒柜，敲诈勒索。在李老汉家里，“猪”连长瞅见了秀英姑娘，不怀好意地奸笑了几声，暗暗打定了主意。回寨以后，立刻派人来找李老汉，要娶秀英给他当小老婆，还说：“行也得行，不行也得行，不送亲就抢亲”。为这事，气得

秀英寻死觅活，三天没进一口茶饭，急得李老汉滚油浇心，三夜没有合一眼。

乡亲们你一言我一语，控诉寨子敌人的罪行。听着，听着，路四两眼通红，牙齿咬得“咯巴巴”直响，“嗖”的一声，从腰里掏出盒子枪，朝上一扬说：“打它个狗娘养的，太欺负人啦！”周围乡亲也跟着一哇声说：“老刘，打吧！为乡亲们报仇。”一直沉思的刘志丹，这时望着大伙期待的目光，笑了笑说：“李家寨这个钉子，非拔掉不可。不过，大家想一想，这寨子居高临下，地势险要，真象兵书上说的，‘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’，再加上白匪、民团防守严密，光靠硬拼能打开吗？”这么一提说，大伙不出声了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谁也想不出个办法。刘志丹继续说：“依我看，要打开李家寨，不能硬攻，只能智取，现在就是个有利机会，咱们将计就计……”话没说完，路四急着问：“啥有利机会？”刘志丹眉毛一挑，微微一笑，喊了声：“李有才。”一个头戴毡帽的中年汉子走前几步，应声回答：“老刘，有啥事？”刘志丹说：“你这个伪保长，现在是立功的时候了。”说着，放低声音，如此这般地叮咛一番，李有才瞪大圆眼，放声大笑。这正是：刘志丹智谋设巧计，单等白匪上钩来。

第二天吃罢早饭，李有才出了李家庄，上了李家寨。这李有才，明里给敌人当保长，暗里是咱们的交通员，他一到“猪”连长，满脸堆笑，嘻嘻哈哈地说：“恭喜！恭喜！连长，你那桩亲事，凭我这三寸不烂之舌，好说歹说，总算说成了。李老汉愿意成亲，特来向连长贺喜。”“猪”连长大嘴一

撇，哼了一声说：“那……那就把人送到寨子来吧！”李有才说：“咳，连长，那样象个啥话！我们这里有个风俗，凡是结婚，必须选个大吉大利的好日子，再说，新郎一定要接新娘上门。”“猪”连长眼一瞪说：“还叫老子亲自接？”李有才笑着说：“入乡随俗嘛。连长，你亲自去一趟，一来，显示显示威风；二来，又显得知情知礼，既光彩又体面，众人谁不夸奖你哩！”一番话，把个“猪”连长说得眉开眼笑，心里就象鸡毛扫，又象有几只麻雀蹦蹦跳。他把手一挥说：“哈，哈，你真会说话，哈哈，哈哈，就这么定了，三天以后，下寨接人。”

到了第三天，李老汉院里张灯结彩，好不热闹。大门口，“火塔塔”^①烧得通红，两班吹鼓手交换吹奏，唢呐声，十里外都能听到。后院里，剁肉声，炒菜声，取菜的吆喝声，响成一片。李秀英披红戴花，打扮一新，稳坐在窑洞炕上。李老汉跑前跑后，忙着应酬贺喜的“客人”。不用说，这些“客人”都是赤卫军战士。

快到晌午时辰，“猪”连长骑着铁青大马，身穿呢子军装，二、三十个白狗子前呼后拥，兴冲冲进了李家庄。这时候，唢呐吹的更亮啦，鞭炮放的更欢啦。李有才和刘志丹候在大门口。一见“猪”连长来了，李有才抢前一步迎了上去说：“连长，一切准备就绪，你来的正好哟。”“猪”连长一骨碌翻身下马用马鞭指着刘志丹问：“嗯？他是干什么的？”李有才忙回答：“噢！你问他，他是专门从城里请来办喜事的。连

① 火塔塔：陕北逢春节，用煤炭块在门口垒成塔形，从里往外燃烧。

长，今天这戏，全凭他唱哩！”刘志丹不慌不忙，微微一笑说：“一切由我安排。这场喜事如有不到之处，还请连长多多包涵。”“猪”连长面对刘志丹魁梧的身材、锐利的目光和那从容不迫的神情，心里不由得一阵发毛。他眼珠子一转，直声大喊：“你见过刘志丹没有？”刘志丹面不改色，沉着回答：“刘志丹？没见过。你不是想抓到他吗？你都没看见，老百姓怎能见过？”说罢，他折转身子，朝门内大声喊道：“连长驾到，准备上席！”李有才打了个手势，领着“猪”连长走进院子。

这“猪”连长心怀鬼胎，一进窑洞，马上下令：除过李有才陪他外，其余人一律不准进入。那个大个子护兵手提驳壳枪，站在窑门口，一脸杀气。每次路四端着饭菜来了，大个子护兵接过来，送进去，不准任何人进窑一步。

跟来的白狗子，早被安排在院子里几张大桌上，一个个如狼似虎，喝的醉麻糊涂^①。刘志丹在院子里转来转去，看看时机已到，向路四递了个眼色。路四点头会意，端着四方木盘，上面放着四大碗清燉羊肉、猪肉烩鸡等菜，朝窑洞门口走去。就在大个子护兵刚要接木盘的时候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路四举盘砸去，只见那小子头上、脸上、身上，肉块滚动，油汤飞溅，烫的嗷嗷直叫，路四顺手夺下他的驳壳枪。窑洞里，“猪”连长一看不妙，伸手就朝腰里摸枪，还没顾得抽出，迎面一拳飞来，只觉得眼前发黑，直冒金星，晕头转向，不知

^① 醉麻糊涂：酒后糊里糊涂。